



羅氏路史餘論

卷之一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祖

太素之年

卷五龍紀

柱宇驚令

野义落察

廬

陵

羅

泌

蜀山紀

前陳皇路

五勝相感

柏柏皇紀

封字習令

關山錄

卷之二

重卦伏羲

太昊紀

書契說

九井烈山

炎帝紀

事始

朱請雨書

赤松石室

皋禊石祀女媧

臘蜡異

先飯

書炎陵

卷之三

許繇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

黃帝紀

五行納甲說

婚曆妄

鼓吹

神荼鬱律

鸞翳

拓跋氏

卷鍾鼎

甲信

井田之法

黃帝

卷之四

渚為陵

少昊紀

卷五祀

解薦

俗士不可為史

好學釋者不能惑

經鍾說

高陽紀

孿生圻疆

天地合祭

燔瘞無王

天地各兩牲

卷之五

上帝

六宗

魯郊覈

商周之際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春秋用周正

外丙仲壬

商有拱桑之祥

卷之六

孔子生日

鮮卑烏丸

唐國慶都

陶唐紀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璧

卷之七

賞羨

五老人

陵臺

繇余氏

去凶年

呂梁碑

有虞紀

歷山

大尉

小人之過必文

娶同姓

瞽叟殺人

卷之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鑿車

舜帝無為

禹臯戒舜

賡歌

堂上下樂說

南風之詩

舜為法於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卷之九

西王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 爰劍

黃熊

夏后紀

啓母石

無支祁

四載

九藪

奠高山大川

卷之十

雲夢

沐

敷淺原

三江詳證

九江詳證

汎涕

息壤

龍負

十日

羅氏路史餘論卷第一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謾按爾雅
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爲
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
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
據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
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其說蓋本匠人主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
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爲都之經涂

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
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
理宜然也又接宮中術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
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爲之
劇旁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七達劇驂八達
爲之崇期九達爲達涂莫枝於達莫小於徑莫大於
路故兕宜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
達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
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

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
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
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大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
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
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
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
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
百日至於條支國臨西海間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

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獵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厓南其王使船齎糧南去窟之八年不極其西南岸計糧有限途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八會文之初

三乾天也本乎三畫之三

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

梵語竺乾為竺天班固以天竺為乾篤釋名云天顯也在此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且然高遠故異域有狄因

父母之道也

依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為順字坤順也天賜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

或坤地

水坎也本乎二

篆為小

火離也本乎二男女

之道也

篆為火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天

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又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岡象索之而得焉故忍與流俗言也今夫困有中孚之象三而非有小

過之象鳥三故其繇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
 化為鵬正為是也困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
 後世非為飛而困為巽流為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
 乃云非朱為非反非為巽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史漢用蜚亦甚
頌與孔耽碑皆以飛為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為學士王
 龍賜說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炁自然成結
 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徧皇人注之赤明玉帝
 於北土煉文亦火瑩發於字形瑤林枝葉皆成紫書
 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僊皆謂鳥迹
 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甄符闡祕以惠黎元而天

地之妙始黨焉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
 牛睹穗而時令效玄律體雲少顛鸞皇高陽科斗玉
 子僊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牟光倒薤呂尚連錦周
 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瑞曼于韋轉宿雖其屢變而
 俱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之美與古始離又變
 而為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與夫肝陽
 佐書主父行橐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
 猶或存者頃予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言漢
 嗽囁咩僭擊而不可為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王球集古若薛氏

之鍾鼎款識洪公隸纂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畫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大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艸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之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揀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闕也吾而闕之抑不知天帝之揀之邪其譴之邪揀音策

大素之季

按春秋命曆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椽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荒誕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筮此道之根本

也惟蹟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謫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誑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疏仡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廢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杜宇鰲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鰲令鰲令者荆人也舊說

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為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尸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岷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時鰲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為相後禮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鵲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禮之而淫其妻耻之死為子雋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為曹帝王者據風俗通等鰲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

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
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
而禮焉是爲蜀開明氏季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
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
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
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
周襄王至鯀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
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
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
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鯀水名也字一作鯀音別縣在

詳柯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
雲之紀杜魄荆尸爲妄鯀令亦作鼃靈墓在郫西五
里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
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巖
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獺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
傳漏啄木愈齧區湯引姝鴟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
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鬼走箴綴冊
帶而虵去狗舐壘而壘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

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
葦化牛鹽消爪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碓錫以茄畫暈
以蘆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熬雛蓋不
得而誣也今夫魀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
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
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絃絕投醪醉士
聖梅止渴既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
殺蛟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猶皂莢
且蟹黍以蟹散粟田酒壞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
蒲荷滑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篋匡鹹
石灰正醪戎鹽纍卵青蝟還錢磨角續劔鸞膠集弦
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
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
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
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
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第五
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
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爲父又言

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爲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野义落懸

落懸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义夜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义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义城城中有夜

一此乃食言卷一
一
又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
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
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獮
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又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
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 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
面乃三國王領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爲異
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
余

路史餘論卷之一終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二

廬

陵

羅

泌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
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
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
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
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

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
之言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
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赭衣而賃
舂于巖既夢乘雲遶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
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
自後世改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耨之益與交易
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
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
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
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
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
羨里用以上筮如竄繇辭更改術數以立大衍之策
使之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
固非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
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
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歷法之所
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
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說

書之叙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

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爲三皇
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
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爲文籍起於五帝斯大
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炎
豈五帝之爲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
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
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
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穎達既已辨之亦謂
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寫與天地並興况史
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焉得
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爲三皇之前鳥跡之
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播之
山石其書略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爲不
迂也又况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鏡勒
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
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
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

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即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真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

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固知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淵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栗洲非古之列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夫物之始
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
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爲
有不由已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爲用
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
有云君爲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
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哀之者亦已衆矣然而
或猥或略僞謬實繁稽之於事賢者爲怛芴曰斷木
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

也而新論以爲伏羲黃帝內傳以爲黃帝謂伏羲者
蓋以呂覽赤冀杵曰爲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
本雍父踐春爲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耒耜亦見於
芴其爲斧斤作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
本則以爲耒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爲臯陶所作是
伏羲先耕而爲杵曰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
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
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鑪火食之道始成斯
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鑪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
爲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

孰有能定百樂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
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
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感蕩胡笳羌
笛羯鼓胡牀兜綿絨錦鞞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
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
著稷之隘巷舜之牆里伊尹之屨吾丘子之鑣胤之
舞衣公劉之橐囊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
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爲秋千之倒
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爲迂以拓跋爲柘板之轉稱
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爲妄指旃爲氍認蘇爲梳是亦

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
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
社以未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
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
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
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
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
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

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
之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
家人祠戶禁伐聚蛇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
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
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
蟆焚雄雞老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豕
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暴釜曰壇南
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
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豕如春
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

五日家人祠中雷及稷以毋飽五壇帝旁植五黃繒
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
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尪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
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
西鄉九鰲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
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雛犬六壬癸
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鄰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
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
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
閉陽焚薪蕕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牧廣陵女

子爲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毋聚郭門爲壇以脯酒祭
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毋相從飲令吏妻各
往視其夫到卽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
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
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
雨澤以爲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
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
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乎山中觀赤

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
之諸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
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
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
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
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
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
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
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
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

時爲雨師教神農八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佶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未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娥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壝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皐禱古祀女媧

變媒言禱變稷言稷神之也

皐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矣失其源謂爲娥簡之所

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鬻郊禱則郊禱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娥簡同列豈得爲娥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爲簡狄吞乙卯而生子後王以爲媒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玉權爲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禱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禱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禱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娥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禱則廢之矣斯說爲覈然乃不知其爲女皇至商而祠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

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
公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禛神高辛以前
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東晉云臯禛者人之先也
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
請于高禛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
之禛而古有禛氏之官因以爲之神斯得之矣秦廢
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禛祠城南下洎比齊
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
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
以伏羲與響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
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醴
辜祭四方百物土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
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
氏掌共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骹取其老物以
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
故既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令得極歡
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
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

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
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
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
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
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
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
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
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木行
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
以辰今魏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禮歲

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
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盛德在未而坤
位於西南辰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互以爲歲初祖祭
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
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
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盛
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
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
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
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下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

皇始以建丑用臘正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
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與請
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
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
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
蜡百神於南郊大明夜
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鎮
海瀆五田峻青龍朱雀麒麟騶虞元武五方山川以
至昆虫一百皇朝乾德元年蓋用戌臘而以前七日
辛卯大蜡和峴以為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
而以今所行者為非於是三祭同用戌其合矣乎

祭先飯

老者多僇佛者多顛僇故敢為妄顛故敢為誕理勢
然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
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
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怠本也先衣先虞先蠶
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
之制禮無非教也食祭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
後進則後祭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
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反始也王
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
嘗羞飯而飲俟命之品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

食於君君祭先飯少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䟽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尚環魚尚撫而殺之序則編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清醬若餒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鷓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爲佛者竊而倣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

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爲鬼設也亦可噉矣據紀聞錄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爲者客曰釋言墮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爲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爲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時空中有聲責者若云迨午且死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死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爲哉使直之死爲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爨倡嚇而厭崇之爾柰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

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
寒食爲介推謂五日爲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
與佛者中元日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
企羨至數十百年而不可止君子於此可不攷駁其
流而微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
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
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
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飯爾而先
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
真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

淺陋愚癡漸染既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
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
之人且畏螻蝻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遠
矣今之畏佛者類此

題炎陵

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在古最爲長世者葬於茶陵
見於郡國志帝王世紀予作路史紀之詳矣後十有
五年始獲拜陵下摩挲古杉俯歎石麟追懷曩初悞
爾隔世 淳熙十四年正月乙卯炎帝外臣廬陵羅
泌書

在平...
 具...
 蘇...

陸...
...
...



